追　寻

■ 魏田田

两天前，接到部室主任通知，让我参加赴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采风活动。我内心激动得无以复加。虽然经历过的中省市各级作协的采风活动已不在少数，但这一次，意义却非同寻常——我们将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去沐浴习近平总书记带来的浩荡春风，去感受那里的老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去亲历决胜脱贫攻坚的火热场景。

2020年4月21日上午，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考察指导工作，这对安康市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更是文学工作者的创作动力与灵感福音。

早上7:20，我就赶到了单位，离集合时间还有40分钟。似乎太阳也知道我的好心情，早早地露出头角，滋润我的身心，浸润我的神经。想到马上就要出发去蒋家坪村，我的眼眶，竟然有些湿了。

参加活动的同事陆续赶来。8点整，一行三辆车准时出发，很快就上了安平高速。我靠在椅背上，大脑才从集合前的兴奋状态趋于平静。几天前，抖音上铺天盖地的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康平利考察指导工作的消息，我一方面惋惜自己没能在现场一睹国家领导人的风采，另一方面，也是深深的好奇，平利县是我的老家，为何我却从未听说过蒋家坪村这个地方？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吸引习近平总书记呢？这份神秘，只有等亲眼看见的时候才能揭晓了。

十几分钟，车子便从安平高速老县镇出口驶出，随即沿省道往安康市方向又开了两公里左右，便看见道路左侧有一处急转弯，那里竖着一块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蒋家坪村欢迎您”，随后便是一条蛇形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远远地看不到尽头。

李白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条弯弯曲曲的盘山路的险峻，也比蜀道差不了多少。几乎没有直道，近乎90度的急转弯一个套着一个。还好我从不晕车，不然就糟了。我想像着习近平总书记乘车在此盘山路上行进的情景，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突然就顿悟：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牵挂着贫困山村的老百姓脱贫攻坚之后的生活状况，才来到蒋家坪村考察指导工作的啊。想到这里，顿觉山也生情，水也有意。窗外的所有风景都让人眼前一亮——叫不上名字的绿色植物爬满了山坡，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忙碌的蜜蜂丝毫不受驶过的汽车干扰，悠闲地品尝着花蕊中的美味；五彩斑斓的蝴蝶翩然翻飞；随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远处的群山似乎也在招手致意。

呵，我羡慕它们，羡慕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羡慕它们曾在美好的人间四月天，迎接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

半个小时的山路爬完，汽车停在了蒋家坪村委会门前，一行人按照行程安排向村委会捐赠了书法作品，并现场聆听那位幸运的、能和习近平总书记同行的村支书分享他的感受。不过，我们一行人的心思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想着尽快赶到那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凤凰茶山去。座谈结束，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开了几分钟，便来到了茶山脚下。

几乎没有修整，我便率先踩上了用石头砌成的通山小路。我想独自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点江山的情景。茶山坡度很大，抬头望去，很多人在前面走着，接着消失在山顶。我想，这些人肯定和我们一样，也是来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的吧！

到了山顶，豁然开朗。浓密茂盛的茶树像列队的士兵满山遍野排列，蔚为壮观。这哪里是茶山，简直就是茶海啊。而我们上来的这座小山，只是茶山的开始，远远望去，还有像蒙古包一样凸起的茶山连绵起伏，无边无际。

路过第一个稻草亭，那里聚集着一群年轻人，正在做抖音直播，主播不遗余力地向观众介绍着这里的茶产品。我从她们身边经过时，看见拍摄者和被拍摄的人脸上都是幸福、满足的笑容，而主播的声音里，透着十足的自豪感。毫无疑问，凤凰山的茶产业，为这里的老百姓开创了脱贫致富之路。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使这里的百姓充满了自豪与幸福！

走着走着，碰见了几位正在采茶的茶农。他们的动作轻盈而细致——双手的大拇指尖和食指尖飞快地在茶树上采茶，就像蜜蜂舞动。据说，一斤上好的“明前茶”，需要掐下三万多个嫩茶芽，就是说，手上要动作三万多次。而采茶都是在烈日下进行，茶农的辛苦不言而喻。眼前的采茶人虽然都戴着草帽，可汗水还是在他们脸上排起了队，时不时地滴入脚下的泥土里。但他们的脸上却是满足、幸福的笑容。这笑容似曾相识，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对啊，我当然见过，见过的还不少！2018年8月到2019年4月，为了撰写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绿满秦巴》，我曾走遍安康市的九县一区，采访过许多在党的领导下奋起与贫困命运抗争的贫困户，他们在给我讲述如何与贫困做斗争并最终走上致富之路的故事时，脸上就是这种自豪、满足、幸福的笑容！

采访了几位茶农，请教了茶叶产业的收入和未来发展的情况。茶农们说，这几年，脱贫攻坚政策对茶叶产业的发展促进很大，很多贫困户依托着茶园走上了致富之路。

就在这片茶山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总书记的话语，像春风抚慰着这片大地；像夏雨慈润着人们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人们决胜脱贫攻坚的方向。

我走进茶丛里，伸手掐一片嫩绿的茶叶放进嘴里咀嚼，顿觉满口生津。我在茶香里感受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关怀，感受着脱贫攻坚给蒋家坪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着茶农们内心的喜悦和幸福。

山高水长，当铭记总书记来这里视察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当用手中之笔，记下人民的幸福安乐和山乡巨变。

梧桐花开

■ 周益慧

小时候不懂观察生活，不知道诗词里的梧桐，究竟是哪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却偏偏喜欢吟诵着“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实，梧桐类树木有三种。一种叫泡桐，开淡紫色的花，花型有如铃铛。这种树木是空心的，所以，常常被老年人拿来做轻巧的家具。记忆中，奶奶用过的吹火筒便是用泡桐树做的。一种叫做油桐，开白色的花，间杂红色的花丝，花型很美，有点类似于牵牛花，但比牵牛花秀气，顶端尖锐，没有牵牛花圆。油桐的果实，可以用来榨油。桐油是重要工业用油，制造油漆和涂料，经济价值特高。夏季农闲时节，农人们采集它的果实，集中在油坊里榨油。小时候，我家就开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坊，我们兄弟姐妹也曾采集过桐子，对榨油的作坊有着深刻的记忆。还有一种就是法桐，一般在城市里作行道树。记忆中，法桐是不开花的，或者它开的花不显眼，大部分时间都被绿色覆盖。到了秋天叶子变黄，落得满地都是。如若秋雨打在法桐树上，更是别有一番凄凉的境味。想来，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梧桐，正是这种。

家在农村，油桐和泡桐，可谓司空见惯了，没有见过法桐。直到在城里上学，学校操场边栽了一排梧桐树，才真正见识。那时，母亲突然离世，也让我着实体味了一番“梧桐秋雨”的意境。工作几经辗转，后来，就到了我的初中母校，学校新建的操场边也种了一排法桐树，只见得一年四季的葱茏，不曾想过，它会不会开花？

时光匆匆，一转眼就错过了很多风景。跨进四十的门槛，对世事看淡了许多，对网络写作也不再那么痴迷，唯以健康和亲情不可忽视。忽而今夏，恋上了操场漫步。人间芳菲四月尽，到了五月，眼前就只有一种单调的绿。当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那一排排梧桐树时，我惊喜地发现，它竟然开花了。突然就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那小小的、嫩黄的，点缀在葱茏的叶子中间的，又分明是花的模样？我走近细看，原来是新长出的叶子，因为娇嫩、细小，看起来，就有了别于叶子的玲珑秀气之态，于是，在我的眼中，它也就成了花。

这一新的发现，让我确信，栽下梧桐树，并非只有“招引凤凰”这样一项伟大的任务。铁树也能开花，何况是梧桐。生活中，只要你留心，总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而我们，无论处在任何年纪，只要保持一颗童心就足够。

行走在春天里

■ 严共昭

疫情期间，不访亲友不串门，可也不闲着，单位内外、邻居院落，我们天天消毒，沿路散发疫情防控知识传单，协助村组监控外来人员，深入林区监测野生动物疫情情况。疫情，宅不住我们的心，更宅不住我们生态哨兵的脚步。

春风吹绿了汉江两岸，化龙山依然冰封大地。一栋栋新建的民居，安详地躺在山坳里，几声鸡叫，几处犬吠，在山谷里回荡，让疫情来袭的村庄，显得格外宁静。向阳处积雪开始融化，洁白的雪地上露出一块块黝黑的土壤，像浓墨重彩的国画，以不同的姿态展示着即将来临的春天气象。雪水积处冻结如境，像天上的星星，在月夜的海面上，闪烁着清冷的光芒，与远处连绵起伏的皑皑白雪遥相辉映。

山路在谷中蛇形蜿蜒，厚厚的积雪，像水里捞起的棉絮，一脚踩上去，就挤出一汪水来，不几步鞋已湿透，刺骨的凉气从脚底迅速升腾，一瞬间周身寒彻。驱散寒冷的唯一办法是加快步伐，高速运动增加热量，我们快速冲向积雪融化的向阳处。可裸露的向阳处，“风头如刀面如割”，凸凹不平的地面像抹了油的形态怪异的生铁，稍不留心就会摔倒，我们只能手脚并用了。山风在高处呼啸着，滚滚而过，像奔涌的江流，一浪接着一浪，溪流在谷中汩汩流淌，一刚一柔，遥相呼应，这溪水是咆哮的天河溢出来的吗？我们继续向上攀爬，滚滚的天河依然在上空咆哮，化龙山上的春风啊，高远劲烈，浩荡彭拜。

森林里积雪盈尺，但有树枝接力，行走起来方便多了。就在这冰天雪地里，我们看到了化龙山不一样的春天。铁筷子从积雪中冒出头来，小心翼翼的扒开积雪，只见三匹叶子托起两个含苞待放的花蕾。用树枝刮去一层积雪，奇迹出现了，遍地都是含苞待放的铁筷子，有的已举起了粉的白的小花花，像人工种植般错落有致。岩石凸起的斜坡上，蜀侧金盏花金黄耀眼。向阳处的枯草丛里，龙胆捧起了雪白的梨花。这便是初春的化龙山，在积雪里，在枯草丛里，悄然而来，惊世骇俗。

一行行野生动物的脚印，似梅花像玉兰，大的、小的，杂然交织，延伸到密林深处。这是万类苍生竞自由的巨幅画面，它们闻着花香而来，踏着鲜花而去。这是雪地里盛开的花朵，森林里流动的春天，更是我们巡护人心中的春天。

我们一路走来，低山的桃花、杏梅、樱花、玉兰依次凋谢了。放眼巍巍化龙山，茫茫长林的青翠，是巴山冷杉、华山松等常绿植物，仿佛藏青色的迷彩。“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至四月下旬，这里依然水冷草枯，中午的阳光却带着火药味儿，没有遮拦的炙烤着茫茫长林，耐不住寂寞的紫花碎米荠，在低海拔的沟边、路旁，繁星般点亮了新春的光芒，美味的野菜吸引着渴望已久的社区村民。这新春的光芒，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喜庆，更让我们面临空前的压力。

即使是实验区，野菜也不能采，我们只能起早贪黑加快巡护脚步。落叶枯枝在脚下嚓嚓欢歌，那歌声在巡护人的脑海里，是急促的警报声，摄人心魂。一粒火星，就会燎原，酿成不可一世的森林大火，想起澳洲的森林火灾，我们不寒而栗。

扒开枯黄的杂草，聆听刚刚钻出地面的草尖儿的心跳，抱起光秃的枝稍，亲吻幼芽胎动的气息，我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即将来临的春天信息。这样的时刻，生态护林员、半专业化消防队员，也都绷紧了心弦，他们不为微薄的薪金，只为肩上的那份责任。我们从四面八方，从每一条沟口，手牵着手，构筑成网络，我们宣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存家园”的道理，我们讲述森林火灾的巨大危害，我们劝回了一个又一个意欲入山者。

忙了一大早，封堵入山采野菜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匆匆吃过早饭，又开始了新一轮例行巡护。带上GPS、相机等巡护工具，我们要去监测指定植物的生物学特征，要更换红外相机的芯片和电池，要监测动物种群的消长变化和疫情情况，要去开展保护地行政执法。艳艳的烈日，烘烤着大地，蒸发着土壤里的湿气，把密集的紫外线直射到我们脸上，火辣辣的痛，汗水模糊了眼镜、湿润了内衣，嘴里渴得要冒烟，不指望前面有山泉，我们走的是山脊，是没有水的地方，只是渴望出现一株冷杉或者云杉，它们高大的树冠会给我们撑起一片浓荫，那是我们止渴歇凉的驿站，躺在树下享受阴凉，是巡护途中的幸福时光。

远远地看见了一株伟岸的云杉，我们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拼命向上攀爬，可脚下的落叶借助坡势，让我们一步一滑三步一退。爬上一面又一面坡，那看似就在眼前的云杉，依然那么遥远。“看到屋走到哭”，山里人这样形容山路难走，真是贴切啊。

正当我们享受美妙的浓荫时，清凉的山风呼呼而来，越吹越紧，撩起我们的衣袂，玩弄我们的头发，还夹杂着丝丝水点，后背里象泼了冷水冰凉冰凉。霎时，太阳隐去了光辉，浓浓的云海从谷底潮涌而起，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被浓浓的雾包裹着。如果有人欣赏化龙山滚涌而上的雾，淹没在雾里的我们，也便成了雾。

说来就来的山雨，不会让人预报到，这是化龙山特有的小气候，我们不用看天气预报，看了也白看。我们抓紧完成了全部工作，衣服湿了，我们也该返程了。

下山的路稀泥乱滑，湿透的裤子绑着我们的腿，让我们步履维艰，我们抓着树枝侧身向下滑行。雨水渐渐变成了雪花漫天飞舞，落在树枝上，钻进脖子里，让谷雨节令的化龙山披上了银装。

大风雪滋润着长林丰草，也滋润着我们的心。我们吐着带有咸味儿的雪水，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傻傻地笑着。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近几天不会有人进山了，也不用操心火源隐患了，更要紧的是，一个盛大的化龙山的春天，将会在这场风雪后铺天盖地而来。

瀛湖 第1230期 新放 梁京 作

在路上（外二首）

■ 蔡淼

铁轨下的石头是铁灰色的
岁月的洗礼削铁如泥
石头下铺满荒草的亡魂
直线两头，通往故乡和远方

从秦岭的腹部穿过
山洞敞开了大山的心扉
我们由此延伸
探寻无法预知的外界

哐当哐当的车轨，将绿皮火车
送上山岗，将笛声送出山谷
我从车窗里看见，一群乌鸦尾随
铁轨，仿佛火车的炊烟

在华山，勇气只够用一次
爬华山
要学会阅读石梯和铁链
那些凿壁而袒露的语言
如山间的松果和虫鸣
摇曳在登山者的耳廓

在华山

我只敢夜晚登攀
因为在华山
勇气只够用一次

风雨剥蚀的岩石
无法动弹它坚硬的意志
成为跋涉无观察的注脚
把石头和链条抓出痛来
才知华山一条道
如人生没有回头路

在华山
勇气属于先贤
属于露珠，树木和星辰
而对于凡人
一次就足矣

华山论剑

风嘶，石啸，树鸣
如一种修辞
精心装饰历史的狼烟
峻拔于顶的棋盘
胜负已分
北斗星下
蹒跚而嶙峋的背影
必定有高手的位置

在华山之巅，论剑
高手无须佩剑
剑在心中，山中
为天下而舞

无形之剑胜有形之剑
华山无剑，有道

清晨，一只飞鸟撞响钟声
远边的太阳醒来
捕捉一种神秘的光源
送来万丈霞光

奶奶

■ 王腊梅

奶奶出生在大户人家，是个典型的大小姐，少女时期吃饭穿衣也是丫鬟伺候着。她从小聪明果敢，才思敏捷，十三岁的时候就当家做主，家里的大小事务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钦佩有佳。

奶奶上过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珠子也拨得叭叭响。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县里有名额可以推荐学医，乡贤们挑来选去，最后一致推选了奶奶。后来奶奶认识了农村出生同样学医的爷爷，他们相知相恋，佳偶天成。那时候十里八乡也没有一个姑娘愿意从城里嫁到农村，奶奶是唯一的一个。她为人和善，从不摆架子，更没有瞧不起过农村人，上村近邻的人都喜欢和她聊天拉家常，并热情的尊称她为“新妈”。

爷爷40岁那年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一家人哀痛不已。奶奶凭着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的小小的身板硬是撑起了已经有了五个儿子的家。她起早贪黑，除了家里的农活，还利用空闲时间贩卖过菜籽油，去集市上倒腾过鸡蛋，帮人浆洗衣服被罩补贴家用。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奶奶被大队指派为“赤脚医生”以后才逐渐好转。那个时候她白天干农活，晚上行医，村子里男女老少或多或少都得到过她的帮助。个别家庭条件特别差的乡邻来看病，她也只收个药的成本价，甚至不收，大家背后都叫她“活菩萨”。

奶奶十分好学，因此她的医路也很宽广，中医、针灸、西医、拔罐样样精通，药房里那张旧桌子上总是摆满了各类书籍，她治疗好的病人数不胜数。小到头疼脑热，大致眼歪口斜，那间小小的医药室里光锦旗就挂满了一整面墙壁。但令奶奶美名远扬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却是给村里的孕妇们接生，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奶奶乐此不疲。

记得我6岁那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抱着孩子风一样的跑向奶奶的诊所，边跑边大声喊叫“新妈，救命！新妈，救命！”我当时吓坏了，因为抱来的孩子个个嘴巴紧闭，眼睛翻白，脸色铁青，样子十分吓人。可是奶奶从不慌张，一边安慰着家属，一边娴熟的打开她的针灸盒，只见她手起针落，给那孩子手指和脚板几针下去，挤出乌黑的鲜血，孩子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奶奶这下便开口笑了，大声的说道“好了，孩子没事了，救过来了。”一时围观的众人都对奶奶竖起了大拇指，直夸奶奶医术高明。有时候村里有人干农活崴了脚走路一颠一跛，只要到奶奶这里拔上几个罐，手上的部位顿时就消肿了，神奇的很。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精神状态一直是很好的，虽然当我能记事的时候，她都已经58岁了。可是她无论出门还是在家里，总是把自己收拾的很干净，衣服总是穿的那么整齐，头发也总是梳理的很得体。走起路来也永远都铿锵有力。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四叔突发疾病走了以后，奶奶就变得很沉默，常常黑着灯坐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个晚上。我们变着法逗她开心，人前她笑着，背后却独自偷偷的掉眼泪。我心里明白，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的事情，深深的如刀子般时刻刺痛着奶奶的心。

在奶奶即将离开前的那一年，住院是家常便饭。

回想到奶奶生前最后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时刻，泪珠与笔墨齐下。我追悔莫及，我怎么就觉得来日还能方长呢？

接到奶奶离开人世的消息是大年三十的早晨6点多，我驱车出门，脑子里一片空白。

从没觉得城区回到老家的路它有这么长，从没觉得双眼模糊看世界它有这么悲伤？奶奶呀，你的一生藏了多少善良，多少睿智，多少体贴，多少明事理，多少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些我还都没来得及好好领悟，你怎么就匆匆离开了呢？

跪在灵前的我泣不成声，任凭眼泪飞扬……

老家因为要拆迁了，我想回去看看，看看老房子里的一切物件，因为那里有关于奶奶所有的记忆。

生锈的锁刚打开，就看到堂屋里的黑色大方桌，那是我儿时对所有美食的期盼呀，当然一定少不了每年除夕包的满满一簸箕饺子；后院里一院子的菊花、茶花、兰花、栀子花，在奶奶的打理下永远那么赏心悦目，香气扑鼻；就连房间里的一砖一瓦都含着奶奶的气息。那厨房案板低下的做米酒的坛子，那碗柜里的蓝色小花瓷碗，那灶前民增瓦亮的大黑锅……这一切的一切都带着与奶奶相关的所有的记忆。边走边看，恍惚在一瞬间仿佛奶奶又在唤我的乳名，还给我端过来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不停的交代着让我“趁热吃”。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微风细雨，我独自坐在那把奶奶留下的藤条椅上，微闭着双眼，不知不觉的竟然睡着了。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奶奶拿着我儿时的百家布的小被子，轻柔的给我盖上，我微微睁开眼露出了笑容，奶奶也笑了。我知道我是太想她了，我想她一定也同样在想我。